

惠山古镇

□汪晓远

我寻访了坐落于惠山脚下的惠山古镇,那里风景极是秀美。苏轼诗言:“踏遍江南南岸山,逢山未免更留连。独携天上小团月,来试人间第二泉。”当年阿炳就是在这惠山脚下,坐在二泉边上,与月对影三人,谱下传世名曲《二泉映月》。

进门看到的第一景,竟是一个全身涂着铜色颜料的人(也可能就是露出来的头脸和手臂),戴一副小圆黑墨镜,穿长褂,手里操着二胡,跟着音韵身体有节奏地律动着,优美如水的音乐从他琴弦上流淌而出。他面前有一张个人介绍,上面写他正以这样一种行为艺术的形式来缅怀阿炳先生,旁边一个塑料小箱子上贴着一对二维码和歌单。

游人如织,他旁边始终有一大批人在围观,偶尔有人投进去一点小钱,点一首歌。我们看不出他那对黑色镜片背后的眼睛是什么样,只能听到他哀婉的乐声、看到他微抿的嘴角,眼前似乎真的有那个身世凄凉的身影……我并不喜欢这种行径——在古镇里模仿故去的名人赚钱,但不得不说他的二胡拉得真好。

在不断的犹豫、矛盾、朋友的催促声中,我还是给他扫了五块钱过去。

惠山古镇里还藏着一个禅宗道场惠山寺,是江南名胜古刹之一。历史上香火旺盛、高僧众多,盛极一时。惠山因佛而繁荣,古往今来,多少骚人墨客以至帝王将相,在经过京杭大运河时,都要在惠山寺逗留。康熙下江南时,至惠山寺,在漪澜堂品泉,以后又六次来访。

乾隆也是七次到惠山,在秦园和竹炉山房驻蹕,写了不少诗词,题了不少匾联。乾隆认为惠山“幽雅闲静”,特为惠山寺题一匾“法乳流慈”,且留下一联,“九龙云连吉光开佛相,二泉玉泻禅味得真如”,

走马天下

至今犹存。

穿过惠山古镇里面层层的小吃和茶楼,循着香火气走到惠山寺,山门里不乏善男信女,但更多的是游人和观光客。

我在隐约唱经声里,沿几座大殿转了许久,看见百年的老银杏在簌簌地落叶,地上的青砖缝里都是深橘色发烂的果实,巨大的漆金佛像垂眸含笑,手拈兰花,端坐在神龛之中。很多间佛殿都在翻修,无法进入,但这热闹市集一隅,却蕴藏着与世隔绝的静谧与安宁。

无锡还有个南禅寺,不知为什么也想去看看。然而等我赶到时,寺门已经关闭,只能闻见隔墙浓重的香烟气息。寺旁有一个全家便利店,我走进去热了热中午打包的蟹粉豆腐,就着店里的饭团一点点吃完。

店家边照看生意,边教小孩写作业,那女孩坐在我旁边,被反疑问问句搞得晕头转向,她的妈妈尽管很有耐心,但一次次重复讲解,语气里也越来越充满暴躁和火气。这种情形倒是和我们那里一样,遇到学习的事,就是住在寺庙旁边,也不能幸免、无法淡定。

外面车水马龙,城市在落日余晖和夜幕之间慢慢转换。朋友已经回家了,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,我想到自己没有一个绝对的住所、没有一处可停泊的港湾,一点异样的孤独感侵袭上心头,而我寻访的阿炳、曾与我先后同游此地的苏轼与康乾,也都是烟消云散了的人。那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,夹杂着思乡和些许漂泊之感,难以用言语形容。

忽然有一点能明白古代诗人和游子写诗时的那种心情了。这是读多少书、看多少诗歌也都难以真切明白的,唯有自己也深入进去,身受才能感同。

那拉提草原

□刘白

紫琅诗会

那绿油油的青草
不是用来喂羊的
而是用来诱惑眼睛的

那火烈烈的酒
不是用来放倒醉汉的
而是用来旋转舞步的

那黏稠的酥油茶
不是用来解渴的
而是用来滋润歌喉的

那广袤的大草原
不是用来追逐你我的
而是用来安放灵魂的

赶春

□徐玉娟

我的母亲,把五只鸭子赶向河流
把十只芦花鸡放回竹林
把一只黑山羊牵到楝树下
我的母亲,刚刚从一场疾病里脱身
就忙着去侍弄那些绿油油的麦苗

和水汪汪的蚕豆苗
相比于我这个女儿
那些绿色的小生命
似乎更懂母亲的心
风一吹,它们齐刷刷地向母亲围拢过来
比年幼时的我
乖巧十倍



早春

李斌

精短小说

眼镜

□黄红卫

圣诞前夕,服装厂忙至白热化程度,为鼓舞士气,晨会由每周三次改为一日一次。

这天,时钟指针才指向七点三十,各路人物已齐集大厅、列好方阵。大厅设在生产大楼一楼,左侧大小会议室,右侧各部门办公室,包括总经理室。

左等右等,主持会议的江经理仿佛人间蒸发。江经理名江字燕,原一车间主任,工作能力一般,却是能歌善舞。加之肤色白皙、体态丰腴、笑容妩媚,女人味十足。

应该在呀,昨晚她值班。眼看八点,大家忍不住七嘴八舌,散吧,不如去车间帮忙干活,晚上还要出货。一阵骚动,方阵才散了。

“等等,江经理临时有事,我简单说几句。”眼镜疾步而来。身为总经理,眼镜身体力行,二十四小时驻守工厂。前几天,夫人来访,眼镜乐呵呵的,亲自去厂门口迎接。没带去一楼,直接上了二楼车间,来得及,正缺人手呢!

作为服装厂心脏的一楼,看起来各室为营,实质暗门相连。是墙,就没有不透风的,上次大扫除,清洁工意外发现总经理办公桌后面的墙体异常。服装厂大小办公室数十个,就数眼镜办公室简陋,四壁空荡,只有两帧装裱过的草书——“烦恼本无根”“一笑自然无”。清洁工见四下无人,一时兴起,伸头缩脑探究竟,怎料眼镜临时打转。要不不看自家弟妹的份上,眼镜会立马通知财务结账走人。为防此类事件再次发生,眼镜当即决定特制个装饰柜,这不是笑一笑的问题,越笑麻烦越大。

“鼓足干劲,力争高产,多快好省出货,迎接新年!”眼镜觉得该说的都说了。三车间主任范晓丽挺挺胸脯,做了个深呼吸。

去年,前任生产部经理病退,按正常套路,该范晓丽接替,范晓丽年年标兵、年年模范,她自己也做好了接受聘书的准备。

眼镜转身去楼上。除了年头誓师、年尾总结,一般来说他不主持会议。刚上任那会儿,都是提前打稿,改了再念,念了又改,回头想想觉得可笑,怕啥怕?白的能说成黑的、飞的能说成爬的,只要不拖欠、不克扣工资,没人讲究他履历表上的学历,更没人吃饱撑地去调查他的前世今生。

眼镜老家地处偏僻,兄弟姐妹一桌子,别说接受良好教育,温饱都成问题。亲戚看在他机灵份上,帮他在马戏团找了个差事。“那时真快乐啊!”睡不着觉的夜里,眼镜一次又一次回忆,回忆一次、

感叹一次。

20世纪90年代,眼镜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,奔赴沿海。仗着马戏团练就的几路拳脚,被外企警卫队录用,负责门岗,该企业待遇优渥、管理苛刻、手段强硬。

熬过半年试用期,终于等来正式签约的日子。那天,眼镜过节样的换上崭新的工作服,神清气爽,提前到岗。正值上班高峰,进出车辆一刻不得消停。忽然,一男子像地下冒出来似的,趁伸缩门开合之机,旋风样卷入。“站住!”眼镜大吼一声,抄起警棍撒腿就追。其他警卫见势不妙,也是奋起直追。男子左冲右突,着魔般地直扑董事长办公室。未等董事长回神,眼前刀光一闪,说时迟、那时快,眼镜箭一般扑过去。

范晓丽紧走几步,绕到准备上楼的眼镜跟前,似笑非笑,表情怪异。自江燕出任生产部经理,范晓丽仿佛换了个人。

眼镜脸不改色,他晓得刚才敲门的人是范晓丽,更晓得范晓丽并不清楚总经理办公室另有密室。

“江经理,值班辛苦呀,一不小心就会睡过头的。”三车间门口,范晓丽迎头撞上江燕。江燕一时语塞,眼神飘忽。这对曾经无话不说的姐妹,正渐行渐远。三朝元老都晓得,当年,她们可是勾肩搭背一块从乡下上来的呀!

回头说眼镜。当年,多亏他奋力一扑,董事长安然无事,眼镜自己也命大,只伤眉骨未及神经。董事长呈上昂贵眼镜的同时,推心置腹、促膝长谈。

眼镜一再推托:“无学无术,承担不了服装厂总经理之职。只想有个饭碗,找个老婆成个家。”董事长表示:“放一百个心,会安排时间让你系统学习、培训,鸡毛一旦飞上天,女人排队等你挑,不过,小心哟,女人是祸水!”董事长事业庞大,涉及多个领域,在他眼里,服装是最廉价的游戏。虽然破了相,眼镜却不恨那男子,只是为之可惜,不就被开除了,犯得着行凶报复?就算女朋友为此吹灯,天涯何处无芳草呀!

最高兴的莫过于眼镜老家的兄弟姐妹,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呐!

缘分来了,挡也挡不住。鸡毛尚在原地打旋,遇到了现在的夫人,练车,拜的同一个师傅。夫人本地人,家底实,抢着掏钱请师傅吃饭。眼镜觉得到了而立之年,夫人觉得过了三十就算剩女,加上会看相的师傅称夫人有旺夫相。

旺夫不旺夫不晓得,有房有车、有野生鱼虾,当然,还有失眠。心理医生主张有事没事乐一乐。眼镜认为关键得稳定人力资源,员工别像走马灯。看来,还得多挖几个秦头样的小子过来!